

禪宗正脉卷第十一

南嶽

臨濟宗

賞一

黃檗臨濟義玄禪師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  
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

賞一

三問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叅問否師曰不  
曾叅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  
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  
問聲未絕檠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  
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

一株奇巖人

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檠又打  
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  
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  
領深旨今且辭去州云汝若去須辭和  
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白問  
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  
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  
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檠曰不須他去祇  
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  
愚愚曰甚麼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

有何言白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遇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因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搗住曰這

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

因繫

期師曰祇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然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

貧

二

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裡將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滿山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鐶而立檗曰這漢因何師曰鐶也未舉困個甚麼檗

藏

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磔呼維那扶  
 我起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  
 顛漢無禮磔纔起便打維那師鑷地曰  
 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滿山問仰山黃磔打維那意作麼  
却生仰云正賊走却遁賊人喚棒○師一日在僧堂裏睡

磔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  
 見是磔却又睡磔又打板頭一下却往  
 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  
 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  
 甚麼磔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滿山舉問仰山

栽松

抵如黃磔意作麼○師栽松次磔曰深  
 生仰云兩彩一簪  
 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  
 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鑷頭  
 墜地三下磔曰雖然如是子也喫吾三  
 十捧了也師又墜地三下噓一噓磔曰

賞一

吾宗到汝大興于此滿山舉問仰山黃磔當時抵鴉臨濟  
 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足年代深遠  
 不欲舉和仰云雖然是吾亦要  
 知汝但來看仰云一人指○黃磔因入  
 南兵越今行過大風即止  
 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  
 磔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磔曰莫

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磬便打頭舉似  
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磬  
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  
語磬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磬曰來  
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

契隨後打一掌磬曰這風顛漢又來這  
裏將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馮山舉問  
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馮  
山云卷子方知父慈仰山云尚不能馮  
云子又作麼生仰山○師辭黃磬磬曰  
云大似勾賊破家○師辭黃磬磬曰  
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磬便

打師約住與一掌磬大笑乃喚侍者將  
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  
來磬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  
人舌頭去在○師為黃磬馳書至馮山  
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個

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  
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  
始無終普化記○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  
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  
於此建立黃磬宗旨汝且成撝我二人

辭黃

普化  
懸記

林科

琢重下去三月後魯化却上來問和尚  
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  
來問和尚前日打魯化作甚麼師亦打  
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  
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

賞一

四

俱不奪問答語真在克符章○僧問如何是真佛  
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  
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  
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  
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

看

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後遇  
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  
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  
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  
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

三要印闕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  
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  
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  
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  
乃曰大見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

喝

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劔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

賞一

五

喝○示衆參學之人須細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

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

鑑

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  
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  
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曰揔不  
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  
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

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  
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  
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  
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個麼主便  
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

卷六

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  
師亦打○上堂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  
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  
那個在前那個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  
傳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

賞

六

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  
好個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  
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  
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  
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

曰莫道無事好南泉問云師到京行  
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  
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  
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  
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遊方  
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  
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作甚麼師  
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為  
人下註脚○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

州

亦學師喝師曰汝等揔學我喝我今問  
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  
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  
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  
照贊一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  
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  
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  
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荅立  
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

七

人向未舉已前擦起便行猶較些子○  
師行脚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  
鋒銚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  
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嗔師以手指曰這  
老漢今日敗闕也○次到三峰平和尚

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  
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  
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  
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  
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

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  
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  
便出去○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個是  
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  
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

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上堂僧問如  
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  
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  
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  
曰大衆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

佛經

黃檗先師慶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為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

賞一

八

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超倒飯牀師曰太簾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簾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超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簾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

佛經

藏

簾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個甚麼師曰揔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個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咸通八年丁亥師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

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  
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  
吾滅後不得滅却無正法眼藏三聖出  
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  
有人問你向它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

賞

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sup>興化</sup>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  
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  
着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  
具個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

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  
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  
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  
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  
底你憑個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  
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  
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  
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  
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搥被師  
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

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與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與我太賒不如

胡亂拈香

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裡躲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

胡亂喝

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裡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

賞一

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峰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

范先

消道個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個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個不必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

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搥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師見同

蔡紹

叅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它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

賞一

十

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裡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

看帝以两手舒懷頭脚師曰君王之寶

誰敢酬價

玄覺微云且道與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與化服

禮

寶壽沼禪師

世第一

僧問萬境來浸時如

何師曰莫管它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

動著即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  
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是此方丈  
內坐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今  
審此方丈向甚麼處來師曰千聖現在  
世阿誰證明師柳便下拂子僧從西過東

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馬知端的師

曰三十年道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

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具禮拜師起入方

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

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

麼伎倆曰見甚麼一個伎倆也作不得

師便打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

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

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

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

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  
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  
一縫尚不柰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  
釘這一縫

梁武帝

三聖慧然禪師



至仰山山問汝名甚

賞一

十三

麼師曰慧然山曰慧然是我名師曰我  
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  
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  
子曰還推得這個麼官人無對山令衆  
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

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  
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  
事師曰再犯不容師到德山纔展坐  
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  
曰摠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捧推  
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使下衆堂  
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  
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  
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座具曰這漆桶前  
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

二座人事○住後上堂我逢人則出出

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出出則便為人○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

蠅興化云破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

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

賞一

十三

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

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

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

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濟纔見豎起拂子

師展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叅堂

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尙親故不禮

拜又不喫棒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

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衆道

汝來叅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

老僧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

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

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

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大覺

師曰惡覺曰乖極師便打

外顯

灌溪志閑禪師○幻從拍巖後見臨濟濟

禱胸搗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

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住後

上堂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

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如今飽不

饑○僧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

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

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上堂十方無

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赤灑灑無可

把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

外顯

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聞黎承當分也無

變顯

紙永和尚即克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

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

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

賞

高

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師

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分絕信獨

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

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於言下領旨有

頌曰其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誚擬欲

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驤珠光燦爛蟾桂  
影婆娑靚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其奪  
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  
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滌山搖翠色新直  
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其人境兩俱奪  
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  
擬把吹毛劒還如值木肯進前求妙會  
特地斬精靈其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  
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  
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

主界

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  
戶猶如醉出言吐語不慚惶曰如何是  
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  
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  
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

宜

主

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鎗錮金正令太平  
寰宇斬痴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為甚麼  
却斬痴頑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  
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

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聲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尊重

號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為尼行脚回欲開堂為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

汝欲開堂為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為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個野狐精師便打牧

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個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

號襄州應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

得解脫師將火筋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脫○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號米舍禪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

師曰關黎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裡又作麼生曰不異發足時道路師曰關黎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肯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

貴

去

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

○

<sup>齊聲</sup>齊聲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為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

<sup>雲山和尚</sup>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

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喫師曰蜀有關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着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

曰得甚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個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關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個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sup>虎谿庵主</sup>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

變

桐峯庵主

僧問

和尚這裡忽遇大蟲

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

五

十七

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老人入山叅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變

杉洋庵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庵

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突在師便打

變

定上座

僧問

初叅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

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

禮忽然大悟

頌古見

○後南遊路逢巖

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

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

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

吳鑑

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搦住曰道道

吳鑑

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喉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按頭古見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

興

南院慧顥禪師

寶應

上堂

赤肉團上

賞

大

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喉頭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望殺這尿牀鬼子

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豈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頤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剝刀一柄獻和

二  
換

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為甚却收得江西  
剃刀明把師手搯一指師曰侍者收取  
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刺刺阿  
刺刺<sup>○</sup>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  
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

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  
此猶未是某甲問慶師曰汝問慶作麼  
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  
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  
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

第  
第

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  
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  
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  
在燈影裡行相似穴曰汝會也<sup>○</sup>僧問  
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挿簷曰

真

尤

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  
<sup>○</sup>問僧名甚麼曰普然師曰忽遇屎橛  
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sup>○</sup>問僧近離  
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  
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

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  
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  
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瞻漢叅堂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  
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

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個甚麼曰再犯  
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瞎漢叅堂去○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  
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高  
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

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  
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  
拂子○問寒暑到來時如何一作日月  
迭迭寒暑師曰紫羅抹額綉腰裙曰  
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事若何師

曰炭庫裏藏身

翼守廊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  
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  
坡驚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  
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

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  
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  
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  
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  
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

賞一

子

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  
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  
闕又喝一喝拍主歸衆嚴下座歸方丈  
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  
來也叵耐守廟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

待集衆打頭趂出穴曰趂他遲了也自  
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  
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曰你著甚  
來由勸這老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  
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話也穴曰雖

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西院

思明禪師

僧問

如何是伽藍師曰

荆棘叢林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羅兒  
貉子從騎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  
曰莫道會佛法人覓個舉話底人也無

露

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  
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  
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  
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  
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

贊一

主

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  
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  
西院長老。勸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  
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  
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寶壽和尚

世二

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

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  
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  
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  
方叅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

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  
是佛法。闊闊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  
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  
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  
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

說師便禮拜<sup>○</sup>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  
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  
打聖曰與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  
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麼麼  
是瞎却人眼麼  
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sup>聖</sup>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師曰  
問口即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  
向弟子手裏死

<sup>聖</sup>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  
用心即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

用處漢

<sup>德</sup>澄心又德禪師<sup>○</sup>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  
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  
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  
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

<sup>賞</sup>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是德  
會一喝不作一喝用

<sup>德</sup>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今日不答話曰大好不答話師便  
打<sup>○</sup>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

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  
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峰  
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  
更○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  
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

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  
○觀鎮州談空和尚僧問格外之談請師舉唱  
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抵這便是也無  
師乃噓噓

嗣際上座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

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  
夜聞祭鬼鼓朝聽上灘歌

院風穴延沼禪師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  
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  
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

賞一

三三

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  
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拈瞎  
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  
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  
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院曰闍黎曾到

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郭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

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合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

上堂夫叅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殺迷封總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它作解明昧兩岐與你一掃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吒呀地孝

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即便覷瞎曰覷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在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

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  
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  
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  
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  
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

贊一

三

驪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  
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  
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  
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  
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

難色

便下座⑤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  
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  
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⑥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⑦問  
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  
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⑧問如何是道  
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問取皇城使⑨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  
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  
帶雨歸⑩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

金

如何師曰披荻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  
五老前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  
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  
帖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

賞

主

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  
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  
左邊一拍曰這裏是○上堂若是上上  
之流各有證據略赴個程限中下之機  
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

環

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  
便捏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  
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

入市雙瞳暫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  
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  
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  
尺劒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鑷頭邊  
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

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師南 穎橋安禪師

號鉄

師與鍾司徒向火次

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師南

興陽歸靜禪師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問

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師南

首山省念禪師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為念

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

師南

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

賞

賞

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碩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特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

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  
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  
世尊不說說真曰鶻鳩樹上鳴穴曰汝  
作許多痴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  
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

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  
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浪跡韜光人莫  
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  
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  
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

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  
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  
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  
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  
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

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  
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名  
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為第  
一世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  
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

經

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如何是菩  
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  
阿師曰往來不易問一切諸佛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

如何受持師曰切勿不得汗染

此則頌古  
見聯珠第

一奉金剛經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

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

有言須道却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

也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

鑿

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  
會麼問在荅處荅在問處汝若將問來  
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  
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  
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

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  
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  
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  
久日月齊明示衆曰諸上座不得冒  
喝亂喝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

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  
二主兩個即成瞎漢所以我若立你須  
坐我若坐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  
你立雖然如是急著眼始得

嗣祖  
穴沼

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

賞一

二五八

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  
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  
師禮拜

嗣首  
山卷

汾州善昭禪師歷叅知識七十一員後到  
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  
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捱始應知有問  
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  
放身命處後游衡湘及襄沔間每為郡  
守以名利刀致前後八請堅卧不荅泊  
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  
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  
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  
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

第一九三册

學語

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  
瞿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  
吾行矣○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  
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  
咬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

黃三

三九

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  
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  
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  
門客切忌遭點額那個是龍門客一齊  
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却重○上

藏思更

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  
須具三要阿那個是三玄三要底句快  
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  
已前行脚聞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  
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

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  
現於世想計他後上來行脚不爲遊山  
玩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  
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  
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益爲續佛心燈

評傳

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  
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  
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  
句師曰汝是行脚僧曰如何是辨衲僧  
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曰如何是正令

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  
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  
食者無貪亦無嗔乃曰將此四轉語驗  
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  
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奇

三  
三  
三

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  
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  
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  
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  
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

賞

三

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  
花新○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  
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  
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  
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

第一九三冊

用羅

生賢

益

照你也須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橫

海上訪劍攬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鍾○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為汝一時頌

十寶

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荅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賓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個消息要知遠近莫

賞

三

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

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

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個

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倍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不可久立珍重

葉縣歸省禪師<sup>○</sup>遊方叅首山山一日舉

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即觸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

落

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  
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  
活人殺人須得殺人刀活人須得活人  
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  
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負平生玆

賞

三二

高

重○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  
忖叅學須具叅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  
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  
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  
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

請  
鶴  
子

到如骨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  
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  
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  
坑○僧請益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  
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

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  
覺失聲云哪師曰你見個甚麼道理僧  
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  
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如何是  
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輓毬子曰意

旨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

禪宗正脉

出神鼎洪譚禪師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

與數耆舊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  
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  
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

賞一

三

眼耳鼻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  
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  
識故聲色攪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  
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  
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荅師曰途

和食

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  
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  
語僧拱而退○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痴  
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  
鞭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

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  
鼎則不然貪嗔痴實無知十二時中任  
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  
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釋

谷隱蘊聰禪師即石初參百丈恒和尚因

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  
相隨緣即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  
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  
是隨緣即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

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  
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矜言下大悟  
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  
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  
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

持

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  
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新  
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為甚麼教坐喫  
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  
茴香你去問它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

貴一

三十四

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  
何師曰真鍮不博金僧問曰徃月來  
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  
叫喚後精靈轉更多○問承古有言祇

調

者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  
鞍橋作阿爺下頷○示衆第一句道得  
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  
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春景溫和春  
雨晉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

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  
滴滑如油

釋

廣慧元璉禪師○到首山山問近離甚麼  
師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個  
麼師曰這個是甚麼枕鳴聲山曰瞎師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  
到寶山室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  
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  
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  
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

賞

三十五

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上堂臨濟兩堂  
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  
主也無若道有祇是個瞎漢若道無亦  
是個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  
裡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

第一九三册

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麼生出得山  
僧圈禪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跳  
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  
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

旗

翻晉

三交智嵩禪師

明唐

叅

首山問如何是

三玄

佛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  
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  
曰一其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

子吼十方沒狐種其我有真如性如同  
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其真  
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  
世界空為體體上無為真到家山聞乃  
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

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  
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  
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筴頭上打  
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上堂文殊仗  
劍五臺橫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

諸佛未出教乘繼底遊魚龍門難渡垂  
釣四海祇釣寧龍格外玄談為求知識  
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說  
佛說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劍揮時毫光  
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說話把斷咽喉諸

賞一

二十六

人甚處出氣

翻仁王慶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  
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  
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  
曰草賊大敗

翻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  
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  
滅禪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

雪

禪宗正脉卷第十一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